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憐弱女 摘鬼臉談笑鹹淫娃

上回書表的是那個不知姓名穿紅的女子，在能仁寺掃蕩了廟裡的凶僧，救了安公子的性命，正待向安公子講他前番在悅來店走的情由，此番到這廟裡的原故，只聽得一片哭聲，口叫「皇天救命」！他便詫異道：「奇呀！這廟裡的和尚被我殺得盡淨，廟外又是高山，後是曠野；遠無村落，近無人家。況又是更深半夜，這哭聲從何而來？」安公子說：「哭了這半日了，方才還像是拌嘴似的來著，我只道是街坊家呢。」女子說：「豈有此理！此處那有個街坊？事有蹊蹺。」說著，又聽得哭起來。

那女子便走到當院裡，順著那聲音聽去，好似在廚房院裡一般。他忙忙的掖好了刀，來到那月光門裡，只聽得哭聲越近，竟是在堆柴炭的那一間房裡。走到那破窗戶跟前一看，只見堆著些柴炭，並無人跡，看了看那門，卻是鎖著。他使用手扭斷了鎖進去，只見挨北牆靠西也有個小門關著，靠東柴堆後面合著裝煤的一個大荊條筐，上面扣著一口破鐘，也有水缸般大小。他心裡想道：「這口鐘放得好蹊蹺！」因把那破鐘揭起，放在一邊；再掀開筐一看，果見一個人，黑魃魃的作一堆兒，蹲在那裡喘氣。

列公，你道這人為何在此？原來這廟裡和尚作惡多端，平日不公不法的事，也不止安公子這一件。就筐子裡這個人，也是這日午間來打尖的。那和尚把他關鎖在屋裡，扣在大筐底下，並說不許作聲，但要高聲，一定要他性命，就交給那個禿子合那瘦的和尚換替照應。這人在筐裡悶了半日，忽聽得外面一陣喧鬧，次後卻聽不見些聲息，連那兩個和尚也不來查看他。他一時急悶，饑渴難當，不由的一聲哭喊，被這位好事的姑娘聽見，就尋聲救苦的搜尋出來。那人還只道是和尚來了，嚇得不敢作聲。女子道：「你這人不要害怕，我是來救你。你快些隨我出來，到這月色燈光之下，我問你個端的。」

說著，自己先走進了廚房。那人聽得是個女子聲音，才慢慢的站起來。戰兢兢的隨後跟了來。那女子正在那裡撥那盞油燈，聽他跟了來，回頭一看，見他年紀約莫五十餘歲，是個鄉下打扮，才待合他說話，不想那人奔向前來，叫了聲：「我的孩兒！我只道今生不能合你相見，原來你還好端端的在此！只是你媽媽怎麼不見？」女子一聽，心裡詫異，說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」因說道：「你想是悶糊塗了，認錯了人！」那人揉了揉眼睛一看，才曉得是自己認差了，慌得他連忙跪下，道：「姑娘，是我小老兒眼瞎了。姑娘，你是何人，前來救我？」女子說：「你且莫問我，你且把你的姓名原故說來。」那人說：「這話說來話長。姑娘，既承你救了我這條革命，怎的領我去見我那女兒、老伴兒才好。」女子忙問道：「你的妻女在那裡？」

那人說：「那大師傅推推搡搡的把我推出來，就鎖我在這裡，誰知道他弄到那裡去了？」女子道：「喂，既這等，我方才把這廟裡走了個遍，怎的不曾見個人來？」那人聽了，又哭起來。道：「天哪！這一定是沒了命了！」女子道：「你且莫哭，你耐性在這裡歇歇兒等候，不可亂走，等我務必給你尋來才罷。」

那人聽了，又磕下頭去。及至起來，那女子早一路刀光出去了。

卻說安公子正因女子尋那哭聲不見回來，心中在那裡盼望。忽然聽得女子進來，隔著排插說道：「姑娘，你聽，這隔壁又拌起來了。」女子側耳凝神的聽了一會，那聲音竟是從裡間屋裡來。他便進到裡間，留神向桌子底下以至牀下看了一番，連連的搖頭納悶。

列公，你道他為何在桌子、牀下尋找起來？原來外間窮山僻壤，有等慣劫客商的黑店，合不守清規的廟宇，多有在那臥牀後邊、供桌底下設著地窰子，或是安著地道。往往遇著孤身客人，半夜出來劫他的資財，不就害人性命，甚至關藏婦女在內。外省的地平又多是木板鋪的，上面嚴絲合縫蓋上，輕易看不來。這些勾當大約一樁也瞞不過這女子。就便這能仁寺廟裡的和尚平日怎的不公不法，他也略知；只是與自己無干，不值得管這閒事。及至方才合那個瘦子、禿子兩個和尚交手，聽了那一段不三不四的，早料定這廟中除了劫財害命，定還有些傷天害理的勾當作出來，因急切要救安公子，且不能兼顧到此。如今聽了那個老頭兒的一番話，早又動了他一個俠烈心腸，定要尋出那母女二人的所在，看是個甚麼情由。滿屋裡尋了一會，不見個蹤跡，急的怒氣填胸，說道：「今日就上天入地，一定要尋著他才罷！」說著，滿屋裡端相一會。看著北面那一槽隔斷，安的有些古怪。進了那小門一看，只見並無一物，止一條黑夾道子，從那間柴炭房北牆後面，直通到兩間廚房的西北牆角那個門去。從那門縫裡便看得見廚房燈光，也不像有甚麼原故。躡身回來再找，只見那屋裡放著的兩個平頂櫃，北邊一頂搭著鎖，南邊一頂櫃門虛掩。順手開了那櫃門，見裡面擱著一頂舊僧帽，合些茶碗、茶盤隨手動用的東西，一層塵土，像是不大開的光景。看完，又到北邊那頂櫃子跟前，把鎖頭開開一看，心中大喜，說：「在這裡了！」原來這頂櫃子裡面中腰不安抽屜，下面也沒榻板，那後面的背板，一扇到底，抹的油光水滑，像是常有人出入的樣子。

那櫃門一開，早聽得隔著背板一人說道：「我勸你的不是好話？張嘴就講罵，動手就講打。等大師傅回來，你瞧我給你告訴不給你告訴！告訴了，要不了你的小命兒，我見不得你！」又一個道：「那怕你這禽獸告訴！我此時視死如歸，那個還要這性命！」又聽得一個蒼老聲音說道：「事情到了這裡，我們還是好生求他，別價破口。」這女子聽了，那裡還按捺得住？一面把那把刀掖在背後，一面伸手就把那櫃子背板一拍，拍的連聲山響。只這一拍，聽得裡面嘩啾嘩啾的一陣鈴響，就有個人接聲兒說：「來了！」又聽他一面走著，一面嘟囔道：「我告訴你，大師傅可是回來了。我看你可再罵罷！」外面聽了，連連的又拍了兩下。又聽得裡面說：「來了，你老人家別忙啊！這個夾道子還帶是漆黑，也得一步兒一步兒的慢慢兒的上啊。」說著，那聲音便到了跟前，接著聽得扯的那關門的鎖鏈子響，又一陣鈴聲，那扇背板便從裡邊吱嘎開了。

那女子對面一看，門裡閃出一個中年婦人，只見他打半截子黑炭頭也似價的鬢角子，擦一層石灰牆也似價的粉臉，點一張豬血盆也似價的嘴唇，一雙肉胞眼，兩道掃帚眉，鼻孔撩天，包牙外露；戴一頭黃塊塊的簪子，穿一件元青扣縐的衣裳，捲著大寬的桃紅袖子，妖氣妖聲、怪模怪樣的問了那女子一聲，說：「我只當是我們大師傅呢！你是誰呀？」說著，就要關那門。

那女子探身子輕輕的用指頭把門點住。那婦人說：「你不叫關門，你到底說明白了你是誰呀？」那女子道：「你怎的連我也不認得了？我就是我麼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可一個怎麼你是你呢？」女子道：「你不叫我是我，難道叫我也不是你不成？」

婦人道：「我不懂得你這繞口令兒啊，你只說你作甚麼來了？誰叫你來的？你怎麼就知道有這個門兒？」那女子原是個聰明絕頂的，他就借著那婦人方才的話音兒說道：「我是你們大師傅請我來的。你不容我進去，我就走。」婦人道：「我們大師傅請你來的，請你來作甚麼？」女子道：「請我來幫著你勸他呀！」那婦人聽了，這才裂著那大薄片子嘴笑道：「你瞧，『大水沖了龍王廟——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』咧！那麼著，請屋裡坐。」他這才把門開開。女子道：「你先走。」只見他一面先走，口裡說道：「你瞧，大師傅可又找了個人兒勸你來了。人家可比我漂亮，我看你還不答應！」

女子讓他走後，一腳跨進門去，只見裡面原來是個夾牆地窰子。那門裡一條夾道，約莫有二尺來寬，從北頭砌就樓梯一般一層層的台階下去，靠西一帶磚牆，靠東一層隔斷板子，中間方窗，南頭有個小門，從門裡直透出燈光來。女子看了，先把那扇背板門摘下來，立在旁邊，才一步步的下台階來。走到台階盡處，進了那個小門，一眼就看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在裡面。他那形容合自己生的一模一樣，倒像照著了鏡子一般，不覺心裡暗驚道：「奇怪，都道是『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』，怎生有這等相像的！」定了一定，把那地窰子裡週遭一看，下面一樣的方磚墁地，上面模著一尺來見方的通連大木，大木上搪著一塊一塊的石板，料想這石板上便是那間堆柴炭的屋子。四圍一看，西面板壁門窗，南北東三面卻是磚牆，西北角留個進風出氣的氣眼。屋裡正北安一張大牀，牀東頭直上擺著三四個箱子，牀西腳底下掛著個簾兒。靠西壁又是一張獨睡牀，靠東牆南首一架衣裳隔子，北首一桌兩杌，靠南牆一張春凳。那女子便坐在那條凳上，旁邊坐著個老婆兒，想是他的母親。那老婆兒也是個村莊打扮。那女孩兒穿一件舊月白宮綢夾襖，系一條青串綢夾裙，頭上略略的有些釵環，下面被裙兒蓋著，看不出那腳的大小。但見他雖則隨常裝束，卻是紅顏綠鬢，俏麗

動人。雖是鄉間女兒，露著慧性靈心，溫柔不俗。只是哭得粉光慘淡，鬢影蓬鬆，低頭坐在那裡垂淚，看著好生令人不忍。

這穿紅的女子看罷，走到他跟前，平平的道了一個萬福，說道：「這位姑娘，一個女孩兒人家，既把身子落在這等地方，自然要商量個長法兒。事款則圓，你且住啼哭，休得叫罵。」

這句話還不曾說完，只見那穿月白的女子站起身來，惡狠狠的向他面上啐了一口，道：「呀！放屁！這是甚麼所在，甚的勾當，還有何商量？你怎麼叫我不要啼哭叫罵？我看你也是人家一個女孩兒，你難道就能甘心忍受不成？你快快給我閉了那張口，再要多言，可莫怨我女孩兒家粗魯！」那老婆兒忙拉道：「兒阿，不要這樣，這位姑娘說的是好話。」那女子又厲聲道：「甚麼好話！他不過與強盜通同一氣。我倒可惜他這等一個好模樣兒，作這等的無恥不堪的行徑，可不辱沒了『女孩兒』三個字！」

列公，這《兒女英雄傳》已演到第七回了，這位穿紅的姑娘的談鋒、本領、性格兒，眾位也都領教過了。大約他自出娘胎，不曾屈過心，服過氣，如今被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辱罵，有個不翻臉的麼？誰知兒女英雄作事畢竟不同。他見了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的貞烈，心裡越加敬愛，說：「這才不枉長的合我一個模樣兒呢！」隨即向後退了一步，把臉上的唾沫星子擦了擦，笑著歎了一聲，道：「姑娘，你受這等的委屈，自然該急怒交加，我不怪你。只是我要請教，難道只這等啼哭叫罵會子，就沒事了不成？你再想想。」穿月白的女子道：「還想些甚麼？我不過是個死！」穿紅的女子聽了，笑道：「螻蟻尚且貪生，怎麼輕輕兒的就說個『死』字？」穿月白的女子道：「我不像你這等怕死貪生，甘心卑汗苟賤，給那惡僧支使。虧你還有臉說來勸我！」

那個討厭的女人見他一句一罵，看不過了，拿著根潮煙袋，指著那穿月白的女子說道：「格格兒（格格兒：有地位的滿人家對女孩子的稱呼。）你可別拿著合我的那一銚子性兒合人家鬧！你瞧瞧，人家脊樑上可掖著把大刀呢！」那穿月白的女子道：「那怕他一把刀！就是劍樹刀山，我也不怕！」穿紅的女子正要打疊起無限的低情屈意，安慰那穿月白的女子，又被這討厭的婦人一岔，他便回頭喝道：「這又與你何干？要你來多嘴！」那婦人道：「一個人鼻子底下長著嘴，誰還管著誰不准說話嗎？」穿紅的女子道：「就是我管著你不得說話！」說著，就回手身後摸那把刀。那婦人見這樣子，便有些發毛，一扭頭道：「不說就不說，你打諒我愛說話呢。我留著話還打點閻王爺呢！」

那女子才轉身來，向著那老婆兒道：「老人家，我看你這令愛姑娘一團的烈性，萬種的傷心，此時就有甚麼樣的話，大約也合他說不進去。老人家，你問他一聲，我們且離了這個地方，外面見見天光，可好不好？」老婆兒聽了，向他女兒道：「聽見了，兒啊？這位姑娘敢是好意！」那穿月白的女子道：「甚麼地方我不敢去？就走！看他又把我怎的！」說著，站起來就走。那個婦人見了，扯住他道：「你站住！人家大師傅叫我在這兒勸你，可沒說准你出這個門兒。你那兒走哇？『守著錢糧兒過』嘍！你又走囉！」

那穿紅的女子聽了，拔下那把刀來，用刀背把他的胳膊一攔，向那母女二人道：「你娘兒兩個只顧走。」那母女見了也有些害怕，只得就走。那穿紅的女子用刀指著那婦人道：「你也出去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又要我作甚麼呀？」口裡只顧說，他卻連忙拿了他的煙袋、潮煙、火紙，跟了出來。那穿紅的女子也隨即拿了燈，緊跟著出了那地窖子門。他恐怕那婦人到西間去，看見安公子又得費一番唇舌，便站在當門，讓那母女二人在那張木牀上坐下，說道：「姑娘少坐，等我請個人來給你見見。」說著，便拉了那婦人，腳不沾地的進了北邊那隔斷門，正不知他那裡去了。

那穿月白的女子納悶道：「這個人來的好生作怪！方才我乍聽了那混帳女人的話，只道他果然是和尚找來勸我的。及至我那等拒絕他，他不著一些惱，還是和容悅色宛轉著說，看他竟是一片柔腸，一團俠氣。怎的此時又把那混帳東西拉了去，難道是又去請那個和尚去了不成？果然如此，好叫人不得明白。」那老婆兒也是呆呆的發悶。

正盼望，只見那女子同了那婦人拿著個火亮兒，從夾道子裡領了一個人來，望著他母女說道：「你娘兒們且見見這個人再講。」那穿月白的女子抬頭一看，那裡是和尚？原來是他父親！他父女、夫妻一見，「呀」的一聲，就攜手大哭起來。

那老頭兒道：「兒啊，千虧萬虧，虧了這位姑娘救了我的性命！不然此時早已悶死了！」那穿月白的女子此時才知那穿紅的女子全是一片屈己救人之心，正要下拜，只聽他說道：「你們且不必繁文，大家坐好了，把你們的一往情由說明，我自有個道理。」他父女、夫妻就在木牀上坐下，穿紅的女子便在靠窗戶杌子上坐下。那婦人也要挨著他坐，他喝聲道：「你另找地方坐去！」那婦人道：「這可是新樣兒的！游僧攆住持，我們的屋子，我倒沒了座兒了。」說著蹲下，在那櫃子底下掏出一個小板凳兒來，塞在屁股底下坐了，一聲兒不言語，嘆味嘆味只吃他的潮煙。

亂過了這一陣，那老頭兒才望著穿紅的女子說道：「姑娘，我小老兒姓張，名叫張樂世，鄉親叫順了嘴，都叫我張老實。我是河南彰德府人，在東關外落鄉居住。哥兒兩個，兄弟張樂天，是學裡的秀才，去年沒了，剩了我一個人，同了我這老伴兒帶著女兒過日子。我這女兒叫作張金鳳，今年十八歲了，從小兒他叔叔教他唸書認字，甚麼書兒都念過，甚麼字兒都認得，學得能寫會算，又是一把的好活計。我這老婆子是京東人，他有個哥哥，在京東幫人作買賣。要講我家，還算有碗粥喝，只因我們河南一連三年旱澇不收，慌亂的了不得，這些鄉親不是這家借一斗高粱，就是那家要幾升豆子，我那裡供給得起？說聲『沒有』，他們就講強奪硬搶。我合老婆兒說，這個地方兒可住不住了。我們商量著，把幾間房幾畝地典給村裡的大戶，又把家傢伙仗的折變了，一共得了百十兩銀子，套上家裡的大車，帶上娘兒兩個，想著到京東去投奔親戚，找個小買賣作。不想今早走岔了路，走到這條背道上來。走了半日，肚子裡餓了，沒處打尖，見這廟門上掛著個飯幌子，就在這裡歇下。這廟裡的師傅們把我們讓到這禪堂來，吃了他一頓素飯，臨走我拿了兩掛兒東錢，合六百六十六個京錢給他，他家當家的大和尚擺手說：『一頓飯也值得收你的錢？我化你個善緣罷。』我說：『我一個鄉老兒，你可化我甚麼呢？』他說：『不化你東，不化你西，只化你盤頭大閩女。』我說：『這地方兒，我那裡給你買木魚子去呢？』他就指著女兒說道：『你這不是現成的一個盤頭大閩女麼？』女兒聽了，站起來就走。我們兩口兒也搶白了他幾句。待要出門，那大師傅就又著門不叫我們走。這大嫂也不知從那裡來，把他娘兒兩個拉住。那大師傅就把我推推搡搡推到那間柴炭房裡去，扣在大筐底下。往後的事情我就知道了。」說著，向他老婆兒道：「後來是怎的？你告訴這位姑娘。」

那老婆兒哭眼抹淚的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說也不當家花拉的，這位大嫂一拉，就把我們拉在那地窖子裡。落後那大師傅也來了，要把我們留下。說了半日，女兒只是抬頭撞腦要尋死。也是這位大嫂說著，讓那大師傅出去，等他慢慢的勸我女兒。姑娘，你想想，這件事可怎麼點得頭呢！正鬧得難解難分，姑娘你就進來了。」

那穿紅的女子道：「且住。你們是甚麼時候進去的？那和尚是甚麼時候出來的？你這令愛姑娘可曾受他的作踐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月亮爺照著嗓膈眼子呢！人家大師傅甜言密語兒哄著他，還沒說上三句話，他就把人家抓了個稀爛，還作踐他呢！說得他那麼軟餛餞兒似的！」那穿紅的女子也不理他。只見那老婆兒連連搖手說：「姑娘要說受他甚麼作踐，倒沒有價。」那穿紅的女子點了點頭兒，說：「這話我都明白了。既然如此，少時我見了那大師傅，央及央及他，叫他放你一家兒逃生如何？」那張金鳳只是低頭垂淚。那老兩口兒聽了，連連的作揖下拜，說道：「果然如此，我們來生來世就變個驢變個馬報姑娘的好處！再不我們就給你吃一輩子的長齋都使得。」那穿紅的女子說：「這話言重。」才回頭要向那婦人搭話，只聽他自己在這裡咕嚕道：「放啊？我們還留著祭灶呢！」

那穿紅的女子見他這等的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，那怒氣已是按納不住，無奈得問問他的來歷，只得冷笑了一聲，向他道：「就讓你說，你把你是怎樣一樁事情，也說來我聽聽！」

那婦人道：「我還說話嗎？我只打量你們把我當啞吧賣了呢！」

說著，又伸著脖子抽了兩口潮煙，磕了煙袋，滅了火紙。他才站起來，滿地張牙舞爪的說道：「說這不當著他們兩老的兒麼，你也不是外人，我討個大，說咱們姐兒們今兒碰在一塊兒，算有緣。」

那穿紅的女子說：「你站住！別合我論姐兒們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！」那婦人道：「親香點兒倒不好？我今兒怎麼碰見

你們姐兒們，都是這麼撒把棍子似的呢！」那穿紅的女子催他說道：「你說罷，別絮贅！」他才接著說道：「我賤姓王。呸，我們死鬼當家兒的，他們哥兒八個，我們當家兒的是第老的（第老的：排行最小的一個。）。人家都知道掙錢養家，獨他好吃懶做，喝酒要錢，永遠不知道顧顧我，我全仗著人家大師傅一個月貼補個三吊五吊的。趕他死了，我說這還守個甚麼勁兒呢？我可就跟著這廟裡的大師傅來了。要提起人家大師傅來，忒好咧！真別辜負了人家的心！你們瞧，我這腦袋上都是鍍金的，這件衣裳是買了整匹的花兒洋縐現裁的，我這褲子汗塌兒都是綢子的，總說了罷，算萬道絲兒把我裹著呢！吃的更不用講了，天天的肥雞大鴨子。你想，咱們配麼？」那女子說道：「別『咱們』！你！」婦人道：「哦，就是我。我到了這廟裡沒半年，人家大師傅花的那錢，打我這麼個銀人兒都打出來了！就是一樣兒，活重些兒。」

那女子問道：「你這樣好吃好穿，還有甚麼重活叫你作呀？」婦人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們這廟裡爺兒五六個呢。大師傅是個當家的，二師傅是個帶發兒修行，好本事，渾實著的哪。還有個小大師傅、小二師傅，小大師傅打的一都的好拳，小二師傅是個掃腦兒，也不搨。還有個三兒。你等回來大師傅來了，你都見的著的。他們爺兒五哇，洗洗汕汕，縫縫聯聯，都得我，我一個人兒張羅的過來嗎？可巧今兒早起他們娘兒們來了，我們大師傅就要把他們留下，我樂的甚麼似的！誰知大師傅那麼耐著煩兒俯給他，他還不願意。人家拿出來的大紅綢子，他也不要；還有五兩的中錠，整個兒的大元寶，他也不要。末後，大師傅翻箱倒籠找出小拇指頭兒壯的一支真金鑊子來，想著要給他帶在手上呢，他伸手喀嚓的一下子，把人家的脖子抓了個長血直流的！你瞧他歹毒不歹毒！」

那女子問道：「這之後便怎麼樣呢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怎麼樣？人家大師傅拔出刀來就要殺他呀！你打量怎麼著？我好不容易救月兒似的才攔住了。我說：『人生面不熟的，別忙，你老等我勸勸他。』誰知越勸倒把他勸翻了，張口媚婦，閉口蹄子！」

說著，又對那穿月白的女子道：「你瞧，媚婦頭上戴這個？身上也穿這個？你怎麼說呢？」那穿紅的女子問他道：「這等說，你還不曾勸勸他。少停你們大師傅回來，你怎麼對他呢？」那婦人笑嘻嘻的道：「你聽啊！如今不是我們大師傅找了你來了麼？我瞧你這嘴來又得，你勸他，他沒個不答應的。你算，我們廟裡他們爺兒五哇，除了二師傅，他是在外頭跑海走黑道兒的，三兒小呢，可巧剩他爺三個、咱們姐兒三個，咱們鬧個『劉海兒的金蟾墊香爐——各抱一條腿兒』。你瞧，這高不高？」

那穿紅女子本就一腔子的忿氣，聽這婦人說的這等無恥不堪，那裡還忍耐得住？只見他一言不發，回手拔出那把刀來，刀背向地，刀刃朝天，從那婦人的下巴底下往上一掠，喇一聲，早變了個血臉的人，不曾聽他一聲兒，咕咚往後便倒。

這一倒，但見個東西翻在半空裡，從半空打了一個滾兒，吧，掉在地下。大家一看，原來把那婦人的前臉子削下來了，落在平地還是五官亂動。那穿紅的女子不禁持刀大笑，說：「這個東西，怪不得他如此不堪無恥，原來他帶著個鬼臉兒呢！」

那老兩口兒見了，嚇得體似篩糠的道：「姑娘，你怎的把他殺了？可不嚇煞了人！」倒是那張金鳳一見，十分痛快，說道：「殺得好！這等禽獸一般的人，留他在世上何用！」那老兩口兒道：「兒啊，你那裡知道，他是那大師傅的心上人。他回來見殺了他的人，你我都是沒命的了。這越發不好了！」那穿紅的女子笑道：「我看你們說來說去，不過是怕那個大師傅，你們跟我見見那大師傅去。」那張金鳳聽見要見和尚去，他便有些不願意。穿紅的女子笑道：「方才我聽你刀山咧、劍樹咧，死呀活呀的，倒像傻衝打的似的，怎麼此刻完了本事了？不妨，跟我來！」說著，拉了他的手就走。那老兩口兒也只得跟出來。及至出了房門一看，只見那月光之下，滿院橫倒豎臥七長八短的一地死和尚。把個老婆兒嚇得跌了一跤，幸喜窗戶擋住不曾跌倒，老頭兒嚇得閉口無言。那張金鳳怔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呀！如今世上那有這等的一個出眾英雄，來作這等的驚人事業？」那穿紅的女子聽了他這話，酒窩兒一動，蛾眉兒一挑，用兩個指頭指著鼻子笑著說道：「不敢欺，就是我！」當下姑娘臉上的那番得意，漫說出將入相，八座三台，大約立刻叫他登基坐殿，成佛昇天，他也不換！

閒話休提。卻說他把話說完，便把那父女、夫妻三人讓進房來，自己重新進屋裡，一刀把那婦人的鬼臉兒紮起來，往院子一丟，又把那屍首提起來，也向那西牆角一扔，說聲：「跟了你大師傅去罷！」那張金鳳看了，定了會神，這才大悟轉來，說：「哦！我曉得了。你那裡是甚麼勸我，竟是來救我一家兒的性命的一位恩深義重的姐姐。姐姐請上，受我全家一拜！」連那老兩口兒也跪在塵埃，拜個不住。忙得那穿紅的女子說：「啊呀呀！你二位老人家快快請起，不可折了我的壽數！」他老兩口兒起來，那女子又去拉張金鳳。那張金鳳跪著不肯起來，說道：「請問姐姐姓甚名誰？家鄉何處？住在那裡？怎的就曉得我在此地遭這場大難，前來搭救？望姐姐說個明白。我張金鳳生必銜環，死當結草！」那穿紅的女子說道：「這話才叫作『說也話長』。」說著，便把張樂世張老頭兒讓在堂屋西邊春凳上，張老婆兒母女二人讓在東邊春凳上。他自己卻在北面靠桌上首杌子上坐下，把那把刀放在桌兒裡邊靠牆。大家這才側耳凝神，聽他說他的來歷。只見他滿臉堆歡，不慌不忙，未從開口，先將身子往西一探，向那西間的南炕叫了一聲：「安公子！」這正是

人生第一開心事，辛苦功成閒話時。

要知那姑娘說出些甚麼言詞，下回書交代。